

再释《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之义

张稼轩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之中对于文章之风骨进行了众多论述,而对于“风骨”之义的讨论,历代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风骨”一词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其内涵的不断探讨将有益于形成更加准确而严谨的观点。在充分分析前代学者“风骨”之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风骨”之义可以有更加深刻与合理的解释。在刘勰的观念中,“风”更多的侧重于文章所蕴含的清峻的立意,并包含着立意所带来的“感染”即教化之用,而“骨”则指文章中应当运用端正的文辞,体现出作者高尚的精神风貌。这既符合了文中所提及的结果与反例中所揭示的现象,也同样符合了史籍中“建安风骨”等一批世人的文章特质。

[关键词]风骨;刘勰;《文心雕龙》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9.1363

自黄季刚在《文心雕龙札记》中首次提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①的观点之后,对于《文心雕龙·风骨》中的“风骨”之义的讨论从未停止。“风骨”的丰富内涵,在于其既包含了其本身的含义,又包含了词源义、象征义、比喻义等多重含义,故而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在龙学研究蔚为大观的今天,对于“风骨”一词的释义仍未停止,不断充实着“风骨”一词的内涵。而对于研究者而言,对“风骨”之义的研究,既应当博览群说,了解各家所言之长,也应当另辟蹊径,对“风骨”之义作出更加准确的阐发。

在对于“风骨”之义进行阐释之前,面对前人之诸多考证,我们应当从中得到以下的原则性认识:其一,对于“风骨”之义的阐释,应当以其原文为本。“风骨”一词并非源自刘勰,在《魏书·祖莹传》中,便已经出现了关于文章与“风骨”关系的论述,较早涉及了“风骨”一词。此处且不论魏收在书中所言“风骨”与刘勰之“风骨”的异同,仅以此为例,说明对于此类并非来自于原文中的语汇,其本身也有着其在特定语言环境下的意义,在使用时应当更加谨慎,以减少因此而引发的抵牾。其二,对于“风骨”一词的阐释,应当将《风骨》篇作为一篇独立而完整的文论来看。这一原则具有两层含义,既指对于“风骨”一词的解读不应当仅仅以“风骨”篇的一词一句为准,而应当着眼于全篇的整体性来加以解读,也指尽管在《文心雕龙》中有其他章节涉及“风”“骨”之词的释义,鉴于“风”“骨”二词丰富的象征与引申意义,仍当以《风骨》篇中的释义作为核心。

一、有关“风骨”说的诸家之论

在对于“风骨”之义进行具体详尽的探索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迄今为止“风骨”一词已被解读的多重含义,以便对于“风骨”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就目前“风骨”之义的阐释而言,较有影响力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

其一,“风意骨辞”说。这一说法主要见于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的观点。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言道:“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②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对此观点也表达了赞赏的态度:“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③黄侃认为“风骨”二字皆是假物以喻,将“风”比于统领全篇、阐述思想的“文意”,将“骨”比于抒发抱负、明晰结构的“文辞”。以此来阐明自己“风意骨辞”的观点,从“文意”与“文辞”的角度对“风骨”作出了阐释。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并未将“风”“骨”简单的与“文意”和“文辞”等同起来,而是表达了“风”“骨”的阐发侧重于解释此方面的问题。

其二,“情志事义”说。这一说法来自于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这一观点主要来源于《文心雕龙·附会》篇中“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④的论述,从此篇目中建

立起“事义”与“骨髓”的对应关系。从而将“风骨”中的“骨”阐释为“事义”之意,将“风”则进一步阐释为作者在文章中的情感与意志,认为“风”即为“情志”,是指作者内心中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表现;“骨”指“事义”,具体指的是表现文章主题思想的内容。

其三,“情理”说。这一说法来自于宗白华先生,在他看来,“风骨”更多的是情感与思想的表现。宗白华先生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的“结言端直”,所指的便是作品语言的正确表达,而通过这种正确的表达,文骨才得以产生。而在“文骨”形成之后,还必须完成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变,才能够感动读者,所以在形成了“文骨”之后,还要让作品拥有“文风”。“风”正是来自于情感,拥有了“风”,便可以感染读者、引起共鸣。^⑤宗白华先生的这一观点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情感与思想的角度对“风骨”进行解读,其关于逻辑性与艺术性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风骨”之义的内涵。

其四,“感染力”说。这一观点主要从《文心雕龙·风骨》中开篇的“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出发,将“风”认识为解释“风骨”含义的关键,从“风”的作用出发去理解“风骨”的含义,强调“风”“骨”都是一种感染人的力量,强调文章中“风”所代表的教化意义,这一点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反复强调的教化作用相一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的代表是主要是罗宗强、牟世金等学者。

其五,精神风貌说。这一观点认为“风骨”是一种“精神风貌美”,以张少康为代表。张少康先生将“风”“骨”的区别理解为作品中作者的情感与内容的差异,并由此认为,应当把风骨理解为文学作品中的精神风貌美。张少康先生立足于不同思想家与文学家认识问题所存在的客观差异的基础,指出了“风骨”一词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具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总体来讲,风侧重于指作家主观的感情、气质特征在作品中的体现;骨侧重于指作品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量。^⑥张少康先生将“风骨”的区别理解为作品中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客观内容的差异,同时又指出不同学者对于“风骨”的理解又与其本身的思想有所关联,从而将《风骨》篇目原文与当时的艺术领域协调起来,达到调和诸家的效果。

以上几种观点,对于“风骨”一词的解释各有不同,所侧重之方面也各有千秋。尽管在当前的研究中各家之论皆有疏漏之处,但对于“风骨”之义的多角度考察无疑为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二、对“风骨”的再阐释

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引起笔者注意的对于“风骨”直接或间接的阐述有以下几处:

是以怳怳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⑦

经由上文，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中对于“风骨”的阐释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的：

其一，刘勰阐释的是“风骨”之于文章的重要性，并通过比喻试图揭示“风骨”一词的内在特征。刘勰从“怛怛述情”与“沉吟铺辞”的目的性出发，认为对于“风”“骨”的建构应当先于二者之前，只有对于“风”“骨”的涵义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才能够开展抒情与论述。随后，刘勰又进一步采用了体与骸、形与气的比喻，由此说明了“情”与“风”“辞”与“骨”两组概念的内在关联。在刘勰的两组比喻中，“风”与“骨”被赋予了“骸”与“气”的喻体，而这两者的共性皆在于其代表的都是事物的内核，这也体现出“风骨”对于文章的关键性作用。此外，刘勰“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的说法也侧面揭示出“辞”与“骨”二者的区别，这也印证了上文所提到的“骨即文辞”的观点仍需进一步讨论。

其二，刘勰从如何实现“风骨”的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结言端直、意气骏爽”似乎是刘勰所给出的答案。端直的言论对应着“骨”的形成，骏爽的文意则造就了“风”的清朗。可以说，对于如何实现“风骨”的论述是探究“风骨”之深刻意义的关键。从风骨方法论的阐释上，我们可以据此发现，“风”是针对于“意”而论的，而“骨”则是针对“言”而论的。

其三，刘勰从“风骨”所能达到的效果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论述。对于把握好“风骨”所能达到的效果，刘勰认为其文章“析辞必精、述情必显”，能够到的一字难移、畅通无滞的境界。尽管这一部分对于“风骨”的作用进行了更加完整的论证，但这一部分的论述，却往往将读者对于“风骨”之义的理解引向“辞”“情”的角度，而偏离了上文适才树立的“言”“意”之论。我们应当认识到，理论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能理解为理论本身，而实现理论所需要的方法才是理解理论的关键。作为“风骨”结果的“析辞必精、述情必显”并非是风骨所追求的目的，而仅仅是其所达到的结果而已。真正展现“风骨”之义的依然是“端直之言”与“骏爽之义”。

其四，刘勰从反例与实例的角度对于“风骨”之义进行了补充性的论证与说明。刘勰在举出“无骨”与“无风”的表现之后，又举出了潘勖与司马相如二人的例子来具体的展现“风”与“骨”的杰出代表。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中对于“无风之验”一句注释道：“思理不周，条贯失序，安得有骏爽之风。”^⑧可以看出，范文澜先生对于“风”的理解也采用了“骏爽之风”的方法释义，印证了前文对于“风骨”之义理解的观点，但其对于本句的理解却将“思不环周，索莫乏气”理解为“无风”的原因，又陷入了前文所论“结果并非等于目的”的陷阱，故而这一说法实为有待商榷。

结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风意骨辞”的说法虽无法完全概括“风骨”一词的内涵，但其对于刘勰思想的深刻把握也具有其合理性。在笔者看来，“风”更多的侧重于文章所蕴含的清峻的立意，并包含着立意所带来的“感染”即教化之用，而“骨”则指文章中应当运用端正的文辞，体现出作者高尚的精神风貌。这既符合了文中所提及的结果与反例中所揭示的现象，也同样符合了现实中“建安风骨”等一批世人的文章特质。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刘勰“结言端直”“意气骏

爽”的倡导，应当是直达“风骨”本义的关键。而其后续对于“辞”“情”“义”等概念的涉及，则更多的源于对于“风骨”形成与否的表现之论述，从中固然可以一窥“风骨”之义的端倪，但将其视为理解“风骨”含义最恰当的解释则难免失之偏颇。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文心雕龙》中“风骨”一词的理解，仍应当从其原文中对于如何达到“风骨”的方法论述出发，分析其在《风骨》一篇中所具有的特定意涵，直达刘勰对于“风骨”之义阐释的本源。而对于《风骨》篇中所涉及的众多关于“辞”“情”“义”等相关概念的结果性特征，则应当厘清范畴，把握住其论证思路的逻辑性，从而避免对“风骨”之义作出武断的解释。“风骨”的含义问题是刘勰《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对于其含义的不断解读也势必不断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笔者所论，也仅仅是对于分析前人“风骨”之论基础上，所表达的一己之见。时过境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述“风骨”的完美解释已然无从得知，但对于其本义的不断的讨论与阐释，也使其的内涵在如今不断丰富，成为刘勰文学理论的重要一环。

注释：

- ①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9-100页。
- ②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5页。
-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6页。
- ④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页。
- ⑤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8页。
- ⑥ 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31页。
- ⑦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 ⑧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7页。

参考文献：

- [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3] 童庆炳：《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J]. 文艺研究, 1999(06): 31-41.
- [4] 郁沅：《文心雕龙》“风骨”诸家说辨正[J]. 文艺理论研究, 1998(06): 86-91.
- [5] 俞香云：《“风清骨峻”新解——《文心雕龙·风骨》再阐释[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5): 78-83.
- [6] 潘华：论《文心雕龙》“风骨”之内涵[J]. 文艺研究, 2016(08): 47-54.
- [7] 金庆国：《文心雕龙·风骨》篇义析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6): 97-102.
- [8] 胡家祥：《文心雕龙》的《风骨》篇试解[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2(02): 146-150.
- [9] 刘鑫鹏：《文心雕龙》“风骨”内涵之探索[D]. 山东大学, 2019.